

# 《我，就是风！》广州青宫影城票房破100万元 「差异化发行」为影院营销找到突围新路

■文 甄岩

弦歌不辍 与影同行  
风铃响起 追梦不止

(高二年级开学第一课)



上级部门提出：这部影片的一号人物不是共产党员，并非红色电影，用党费包场观看是否合适？青宫影城营销人员向对方解释，说红色经典儿童片《闪闪的红星》《小兵张嘎》的一号人物也不是共产党员，是描写孩子如何在党的引导下成长为革命战士。《我，就是风！》塑造的校长，其生活原型陈锡荣校长是云浮的“优秀党务工作者”，该片小主人公当选广东“新时代好少年”，正是党培养教育的成果，该片就是现代的红色电影。对方认为言之有理，批准这家学校用党费组织141名党员观看这部儿童片。

商店售货，售品是卖点，商店品牌是卖点，售货员独特的优质服务也是卖点。同理，影院营销人员本人也可以成为促销资源。青宫影城策划总监祁海对各家学校领导说，他上中学时，学校组织学生包场看了一部歌颂志愿军孤胆英雄一人击退数百敌兵的励志片《英雄儿女》，他看后终生难忘。30年后，祁海斗胆一人下广东全省推销小片《复仇的女人》，票房收入击败美国巨星史泰龙主演的《黑狱灾星》，也成为“孤胆英雄”，被评为广东省劳动模范，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凡是到青宫影城包场看《我，就是风！》的学校，祁海就以成功人士身份去该校开讲座，给学生讲他如何通过看一部电影改变人的一生的故事，让学生更理解看《我，就是风！》的意义。这种“观影+讲座”，颇有新意，可成为学校思政建设的创新亮点，因此，多家学校都同意包场看《我，就是风！》。

暑假期间学校无法包场，但青宫影城没有停止推销《我，就是风！》，立即发动街道或企业，出资组织社区少年儿童或企业员工的子女包场观看《我，就是风！》，作为暑期的社会文化活动，很有意义，得到街道和企业的支持。

影院推销影片还可以借助本地的社会生活大事。明年粤港澳将举办几个全国性或国际性的体育运动会，青宫影城借此机会策划第十二届全国残运会、第九届残特奥会“倒计时一周年”的盛大活动，放《我，就是风！》，请广州的残奥会金牌得主周杨静到场与观众互动。这场活动吸引了热心人士赞助，有票房收入，更重要的是其新闻效应可推动更多的残疾人团体包场看该片。

## 二、多轮次发行

许多影院放小片，场次极少，排片不超过1个月。放儿童片仅限于“六一”儿童节前后几天。《我，就是风！》在今年“六一”节前首映，6月正值广州中小学忙于迎接期末考试，无暇包场看电影，该片若只放一个月，多数学校来不及包场。

青宫影城营销人员认为，《我，就是风！》的主要收入靠中小学包场，排片应适应学校的工作规律，实行长线放映，于是建议该片发行方将密钥有效期延长到下一个学期的期末，这一建议被采纳。9月中小学开学之后至明年寒假之前，青宫影城继续组织《我，就是风！》的包场，有较充裕的档期让学校安排包场时间，该片场次大增！一部小片在一家影院的排映长达8个月，这种勃勃实属罕见！

青宫影城在19年前创建“国产小片高产田”，至今已救活了29部多数影院不看好的国产片。青宫影城店长沈艳认为，卖座大片匮乏之时，影院如果只会等客上门，就是“坐以待毙”。影院只要积极落实国家电影局倡导的“差异化发行”，主动出击，许多影片都有销路。

(上接第5版)

# 《钱来钱去》：都市题材新西部电影的新探索

■文/张阿利

近日，由王大治导演兼主演，三横一竖(陕西)影视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上海福画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竹荷堂文化、鼎吉(海南)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芷芸(西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电影《钱来钱去》登陆院线。影片以诙谐幽默的方式描写平凡人物路小毛“误诊癌症”的跌宕人生经历，健康与疾病、金钱与情感的冲突交织其中，勾勒出路小毛认识自我、体悟人间真情的生命弧线，个体生命与西安城市图景的情感耦合充盈其中，形成了都市题材新西部电影的新探索。

## 悲喜交融的叙事策略

近年来喜剧电影表现不俗，从《你好！李焕英》《热辣滚烫》到《红毯先生》《飞驰人生2》再到《年会不能停》《抓娃娃》，电影以贴近生活的真实感与超越生活的幽默感引发了全国性的观影热潮和社会讨论。喜剧在中国电影产业和文化书写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喜剧电影的市场前景和文化功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优势。

电影《钱来钱去》以喜剧类型呈现复杂多维的现实生活，以路小毛的跌宕人生与“钱路波折”为线索，在挖掘角色内心细微想法的同时铺陈真实生活的焦虑氛围，引发观众深切的共鸣。一方面，电影剧作以“癌症误诊”为核心巧妙设计情节巧合，人物身份与戏剧情境的错位与反差感为电影情节的推进提供了笑料。另一方面，王大治充分发挥自身喜剧电影表演经验，路小毛的肢体动作与言语冲突的夸张化演绎成为电影引发观众笑意的一个重要来源。幽默诙谐的台词将生活中的危机得以缓解，引发观众阵阵笑声。电影用喜剧方式解构了路小毛人物形象的崇高感，在一个刻薄者与虚伪者的二元结构之中，喜剧实现了个体从既有话语中的解脱。

尤为可贵之处在于，影片并没有止步于“钱来钱去”的风波闹剧所带来的喜剧性氛围之中，而是以现实主义作品的人文关照意识演绎生活，片尾路小毛情感纽带的维系与放逐将电影情感基调拉至另一极点，俯仰喜忧参半的人生和复杂曲折的现实生活，通过全知的、对人生和社会历史的整体性的把握来营造一个悲喜交融的审美境界，并在其中渗透着某种超越性的哲理认知。

## 底层生命状态的温暖描摹

《钱来钱去》敏锐而真实地捕捉了路小毛为代表的底层小人物的酸甜苦辣与悲欢离合，塑造了新时代人物群像。同时，敏锐

捕捉蕴藏于现实褶皱中的社会课题，以温暖现实主义为主基调，表现人对真善美、光明和未来的追求，提升了电影文本的深度与广度。

电影以现实主义手法观照以路小毛为代表的人物群像的情感逻辑与性格特征，通过人物形象的立体化、群像式塑造，揭示复杂的人性“灰色”地带。在影片中，路小毛无疑是最富戏剧性的角色。在一次体检中，路小毛得知自己罹患癌症。在此情况下，他决定散尽家财，好好活一次，善待生命中的每一个人。影片最大戏剧性在于，路小毛的癌症是误诊，可怕的癌症竟然是普通的鼻窦炎。他希望向家人、朋友、情人要回已经送出的钱，重新回归普通的家庭生活。在此过程中，他在他人的目光中审视自己，反思自己对朋友与家人的不堪过往，变卖徒弟的施工图纸，抛弃家庭关系出轨，漠视父亲的情感需求，在冷漠无趣的生活中虚度生命。他在疾病身体到健康痊愈的生命转折中珍视爱的价值，进而实现电影的共情效果。

在本片中，路小毛所面临的疾病恐惧、金钱与情感的尴尬抉择等问题有效关联当下的真实境遇，与观众所处的现实形成对照与互动。突如其来的疾病打破了平静的生活，解构了健康身体所带给人自身的自足，精神与心灵层面的疾病暴露出物欲横流的生活之中人自身的异化状态，身体的脆弱与无助得以被表现。通过这一偶然契机，路小毛得以正视生命与亲情的价值，实现了对现实生活中人类渴望亲情的呼应。

## 陕西地域元素的镜像呈现

《钱来钱去》注重展现独特陕西地域标志的文化视听景观，增强了电影艺术的生活现实感与历史厚重感，在带来观看流量和口碑传播效应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地域文化和人文精神的传播。

该片取景西安城大街小巷，人物与西安城市图景的情感耦合充盈其中，多维度呈现了西安的人文历史景观和现代都市风采。影片对西安形象的展现主要涉及城市公共空间与城市私人空间，冷峻的办公室空间、温暖的家庭空间与凛冽的都市空间……电影空间与人物心境有效耦合，从而超越物理空间的一般意义，转化为指涉内涵意指的空间符号置于叙事进程之中。作为一部展现底层小人物生活的电影作品，路小毛和妻子、弟弟、朋友们的对话台词多处方言的形态呈现，方言元素从声音样态层面还原了生活本身，让平凡生



活的粗粝与温情得以完整呈现，从而得到观众普遍认可。关中方言的语言特点，背后折射出的是西北人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性格和精神。在路小毛罹患癌症与医院误诊危机解除的悲喜境遇中，他与弟弟、妻子之间的搞笑对话展现了陕西人“生冷硬蹭”的性格特点。

陕西的地方戏曲代表秦腔、陕派说唱等元素也不时在影片中出现，从声音艺术层面展现出陕西地域文化创作的丰富性与多元性，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深化情节寓意、拓展画面精神空间的重要手段。在片中，路小毛在“要钱”中看尽人生冷暖，勾画了人物命运起伏沉沦的生命弧线，现代都市底层生活图景得以真实浮现。导演巧妙借用秦腔丑角戏《为挣钱》比照路小毛的生命状态，“有人为钱发煎熬，有人为钱把腿跑断。有人为钱折苍天，有人为钱把法犯”，人物的心灵状态在雄浑激昂的秦腔唱词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更为贴合电影主题的内在肌理。

从处女作《再见汪洪森》到2024年上映的《钱来钱去》，王大治以温情姿态注视现实生活，在社会底层角落中探新生命的情感样态，在视听语言中留存陕西本土文化元素，丰富了陕西电影的样态与风格。该片在探索新时代底层人物命运与情感冲突喜剧化表达以及地域景观与人物塑造的融合方面提供了新颖的方案，期待西部电影导演以更自觉的姿态凝视西部都市现实生活，更加重视西部地域空间的文化内涵的影像化诠释，为新时代新西部电影发展提供新的想象力。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

# 《钱来钱去》：以编导演三者兼具的才华 向西安城市文化致敬

■文/裴亚莉



中国西部电影的主流成就，是以乡土题材电影为主要叙事内容的成就。这些影片追踪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社会的发展变迁，既是一部部记录了改革开放伟大成就的生活史，也是一部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在中国银幕上永葆理论青春的创作实践史。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全国各地新型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以城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也成为电影生产过程中的主要

选择，因而在近年来取得优秀票房成绩的电影中，城市题材的影片占据了其中绝大多数。——在这种题材选择的态势中，西部电影近年来的重要影片，依然选择的是乡土题材：曹建标导演的《书匠》、田波导演的《柳青》、白志强导演的《拔浪鼓咚咚响》以及龚海的《最后的心事》，都是如此。这些导演和他们的作品延续了经典西部电影的主流成就。

黄建新导演青年时代的创作，是少有的关注城市生活的作品。但这种关注在近年来的西部电影创作中，有所降低。王大治导演的《钱来钱去》接续了这个角度，并且更加关注对西安城市生活和文化底蕴的呈现。影片不仅展现了观众熟悉的西安历史文化符号，更以富有动感的镜头，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近年来西安城市建设的新地标，并以人物活动为线索，深入市民生活的细微之处，将城市生活与人的生命经验和精神世界的苦乐进行了有机的互动结合，是以电影书写城市的令人惊喜的成果。

《钱来钱去》充满着喜剧元素。如何在引人发笑的同时，还能够发人深省，这也是《钱来钱去》在艺术上进行探索的方向。影片在描绘了遭遇中年危机的主人公路小毛的种种可笑行为的同时，也极为真诚地描

绘了他的努力、无奈、挣扎和对人格尊严以及道德底线的坚持。这种创作态度，即便是放在当下我国相当丰富的喜剧电影创作的领域中，也是相当独特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钱来钱去》的演员团队，绝大多数是活跃在银幕和荧屏上的西安籍的演员：在《我不是药神》和《三大队》当中塑造过令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的杨新鸣老师、西安群众相声演员苗阜，形象美好、总能细致入微地刻画人物性格的苗圃和柴碧云，以及王大治本人，还有音乐人马飞，他们在扮演角色的同时，也是在阐释他们对于西安城市文化的理解，是在表达他们对于这一座城市的情感。《钱来钱去》的群众演员，也是观众熟悉的秦腔或者话剧表演的前辈艺术家，他们既表达了导演王大治对于自己的师长的感恩，也是对于形成了西安城市文化底蕴的艺术家的致敬。

作为演员，王大治在过去的三十年的影视剧当中塑造过不少动人的角色，作为编剧和导演，他同样殚精竭虑、倾其所有的姿态，进行着精益求精而又热烈奔放的创作。期待王大治导演不断有好的作品问世，不负才华，回报时代。

(作者为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